

賓退錄
一



11877

賓
退
錄
一

趙與時 著

中
華
書
局

11878

賓
退
錄

二

趙與時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寶 退 錄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寶
退
錄

此 據 學 海 類 編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傅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大梁趙與時。

賓退錄卷第一

宋 大梁趙與時著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籀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綵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綰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階前明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蒸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中校花藥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歎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歎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歎去。傳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歎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土王祀黃帝。廣問爲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祭。廣問語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與唐昭宗諱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閒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淳熙閒。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去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至汴都。石皆亡。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輜重俱樂之。中山之殺虎林。慶歷中爲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案之急。李燧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眞公裕。樂世云。宋景文帥定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姦家。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姦家。

俗人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勳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條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于家後戶絕資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熙寧間薛師正向爲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云紹彭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師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聞公府有石用以鎮內取視之乃刻牡丹賦于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說友起巖云薛師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謙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虎林本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中榮苞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勳皆曰宣和詔取真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龜置睿思東閣之壁明清之父銓則云置之艮嶽瑤瑤亭蔡條云大觀初祐陵方向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氍毹歸榮苞云宋定國嘗從使虜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亂凡尙方珍異之物悉爲金人輩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德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金復陷汴大駕辛斡失于倉猝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時參會衆說甚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蘧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

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於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臺。淮泗間。乞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游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籙。風采如舊。誠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真通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于地。其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殿。詔天下天甯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籙丹經。靈籙。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執百官。三衛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爲幻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靈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後爲葉靜能致太真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幾言改除魔髻。何

謂也。靈素遂繼言佛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迦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拜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譏。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閒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遠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駭。堆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牕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注水救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

靈素妄改改字疑恐是譌字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閭邱額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州伐墓不知所蹤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溫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幹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載鄭景實風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它倣此類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竝行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處少崔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詩云男兒何苦雙筆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醴鷄窺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鬱雷聊鄰，籠櫛贏婁參辰闌，楞根轉離驢寒間，慢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於賣卜者，佞欲知十幹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簋，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孟僖子使泉邱人女助蘧氏之簋，簋倅皆副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廢已久，簋之名人無知者，獨倅之名猶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謹集云：擢之戶簋，近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信爲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爲本，而窮理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爲之，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而非

有意於多能也。古今諸家皆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爲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逾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騄。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逾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亦松子見於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

謂之小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甯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下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

譙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甕耶。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語

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閒馳近特名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

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衣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

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捫膺。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

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於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

者無敢贊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

諸侯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爲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盡委其責於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御宿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遂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解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葛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閒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贊取九世典籍，撮其骨髓，別爲一書。庶兵火燬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書遂無存者，則贊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贊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鑿密記之類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後閱館本遜集，葛所引梅詩尙脫第四聯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邦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遜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

其所享。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筴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賜物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尙書郎。願馳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逮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爲女。當其見天子之時。尙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人之稱也。

熙甯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希進。所散惟恐不多。知祥符縣李敦頤。視前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頤字子修。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卽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於大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摭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瘡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爲中書舍人之稱。近歲有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寺監丞爲丞郎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爲中舍。則容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官官於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其制。至唐而復。真廟爲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之。如書女母翕侮成人。今作女母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威。女永歡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勗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勗。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字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輹不輟。子路以告。子慙然。今作輹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慙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已乎。今作如斯而已乎。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韻井字下有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執銳。古文尙書亦作銳。不知承誤作銳。自何時始也。

晁伯字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游黃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本朝紹興。隆興。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州以慶元初嘉定府。越三十年方改元嘉定。與諸府不同。